

127516

内蒙古文史资料

第十一辑



K250.6
4044 蒙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目 录

- 塞外烽火照青山……………姚喆口述
袁德录整理 (1)
- 绥南抗日战争片断……………石生荣口述
纵横整理 (15)
- 一二〇师六支队在绥南抗战……刘华香 (25)
- 在绥西抗战的艰苦岁月里……王建功 (57)
- 坚持绥中抗日斗争片断……贾长明 (61)
- 坚持绥中、绥南抗日
斗争的回忆……………宋克缙 (72)
- 回忆抗日战争时期武川县一、二联区
的斗争……………范建国 口述
帅志凯 张永昌整理 (98)
- 蛮汗山区游击
根据地斗争……………胡三民口述
郭振锋整理 (128)

蛮汗山抗日根据地

回忆片断……………张光仪 (139)

追忆刘洪雄烈士……………刘璧 (149)

忆红召二喇嘛支援

八路军抗日……………李招龙 (165)

大青山根据地的开辟及

斗争史略……………袁德录 (169)

与布利亚特旗匪军战斗

情况的回忆……………郝秀山 (198)

林西地区革命斗争

的片断回忆……………郭金榜 (205)

郭北宸在狱中……………李丕才 (216)

塞外烽火照青山

续 前

(一)

“七七”事变以后，日寇利用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，以蒙奸德王、李守信的伪军为帮凶，很快占领了归绥、包头。日寇在绥远地区驻扎一个旅团，伪军三个师，另有汉奸王英的一些人马。乌兰花、陶林都是伪军驻守，没有日本人。乡村的地主武装和教会武装，都挂上了日本旗号。

绥远人口不多，地区辽阔，民族关系复杂，反革命统治薄弱，社会秩序不好，吸食鸦片的多，参加会道门的多，土匪多。土匪盘据在绥中的有康德胜、荀子臣、肖顺义（外号干豌豆）等；绥南有夏军川、李维业等；绥西有白山阎王（白洪江）、龙振之等。有些国民党军队，实质上也是土匪，如王贵兴、李维业、夏军川等都有国民党军队的招牌。抗日自卫军（全称是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）和民团、乡警是半土匪性的武装，老百姓说自卫军是“降日灭蒙亡国军”。杀人最出名的是荀子臣，一边杀人一边喝酒，还得意洋洋地谈论“温酒斩华雄”，自比关公。土匪的发展前途，一是当伪军，一是投靠国民党。实际上土匪就是伪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后备军。

归绥、包头失守后，在我八路军到达绥远以前，大、小股

土匪为非作歹，横行无忌，每到一处，要粮草，杀牛羊，还要强令良家妇女陪着过夜。老百姓说他们“人吃饺子马喂料，没有姑娘不睡觉”。夏军川在绥南绑票要钱，不论穷富，在荞麦皮里也要榨出几两油来。有个老百姓被绑后拿不出钱来，夏军川割掉他的耳朵，逼着他自己吃进肚里去。

那时候我们地方党组织有个绥蒙工委，党员很少。乌兰夫、郑天翔、苏谦益、王天明等同志都离开了绥远，留在当地工作的仅有杨植霖、刘洪雄、李大光几个汉族同志和贾力更、勇夫、高凤英等几个蒙族同志。社会上进步力量很小，群众基础差。

(二)

一九三七年九月下旬，我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奉中央军委指示开到了晋西北地区。在同日寇的顽强斗争中，开辟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。一九三八年春，粉碎了日寇对晋西北的首次围攻，收复了保德、河曲、偏关、岢岚、五寨、神池、宁武七座县城。接着，又根据中央指示，除以一部分主力继续巩固与扩大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外，决定宋时轮支队开赴平西与第一一五师邓华支队会合，扩大平西抗日根据地。三五九旅开赴恒山山脉的广灵、浑源等地区，配合晋察冀边区建立的恒山地区抗日根据地；以三五八旅第七一五团、师部骑兵团一个连及动委会领导的独立游击第四支队（由太原成城中学师生组成）组成大青山支队，由三五八旅政委李井泉和我率领（当时我是三五八旅参谋长）挺进绥远，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。这样，晋西北根据地的东面可与晋东南，晋察冀相呼应，北面以大青山根据地为屏障，使敌人占领的平绥、同蒲铁路和太原、大同、归绥、包头等重要城镇，完全处于我各根

据地的包围之中。

七一五团按照上级指示，先在五寨进行整训。是时，傅作义组织他的部队从河曲、保德地区进攻绥远日军，收复了清水河、和林。后来日军进行反击，一度占领了偏关，把傅作义的部队赶回五寨。为了支援傅作义的抗日行动，三五八旅在八角（在神池县西北）和偏关的老营打了两仗，收复了偏关；又在平鲁附近袭击了敌人的汽车。旅部住在五寨，七一五团前进到靠近杀虎口的右玉地区活动，进行挺进大青山的准备工作。七月间，杨植霖、高凤英领导的蒙汉抗日游击队派刘洪雄和我们取联系，要求我们早些开上大青山。恰在这时，关向应政委来了，对我们和四支队的同志讲了建立大青山根据地的重要意义，并决定迅速北进。大青山支队于七月二十九日出发，正迁敌人“扫荡”右玉南山。我们过了朔县到达平鲁的公路边。八月初，在右玉南受敌阻击，打了一仗，然后，向西北插，绕过敌人，在偏关附近休整了几天后，继续北进。经杀虎口，跨过长城，进入绥远省凉城县。八月下旬，我军一度攻入天成村（在凉城县东部）敌据点，消灭守敌。次日天黑出发，向凉城西北方向前进，经沙乎子、板城村到达蛮汗山脚下的太平寨（凉城县境内）。我警备六团曾在凉城地区马头山一带活动。绥远天气冷，为作过冬准备，李井泉留下我等待晋西北送来的皮衣（一千四百多件），他带两个营北进。我带第一营在大榆树、韭菜沟（今卓资县境内）转了五、六天。这时夏军川正在卓资山以南抢劫。群众见八路军纪律好，很受鼓舞，积极拥护我军抗日。归绥的敌人知道我们来了，立即出兵“扫荡”。我们在崞县窑子（在凉城县西部）附近和敌人打了半天，撤到马鞍山下才摆脱了敌人，返回平鲁境内住了几天，皮衣运上来了，有一百多头毛驴驮着。七一五团政治部主任彭德大也跟着上来了。我

们北进到凉城县厂汉营地区。我和警备六团孙超群、张达志研究，想打几个仗，决定他们去打红沙坝车站（在丰镇县境内），我带第三营把皮衣送到铁路以北。那些皮衣又长又重，都分给大家背上，从太平寨出发，打算经三道营（今卓资县境内）附近过铁路。敌人想搞掉我们的皮衣，埋伏在韭菜沟截我们。敌人在右边沟里，我们在左边沟里，相隔两、三里路，不知沟口的敌情，我们不便冒然前进。天黑以后，韭菜沟的伪军派人来与我们接头，给我们带路。走到沟口碰到一个日本人、两个汉奸，是作侦察工作的。我们派一个排把他们抓住了。当晚越过铁路，一天一夜走了一百五、六十里，碰上了我团侦察排，李文清也来了，把皮衣交给了他们。我们与李井泉同志会合后，九月三日先打陶林，歼敌一部；十日打乌兰花（今四子王旗政府所在地），俘获四子王府的一部分骑兵，二喇嘛来谈判，把人马枪全退给他们了。群众情绪很高，很快建立了动委会。为了广泛发动群众，动员群众，打击敌人，李井泉带二营、三营到绥西开辟局面，二营活动在井尔沟（在武川县南部山区）一带。三营活动在五当召（今包头市石拐区境内）一带。邹凤山带第三连去蛮汗山区（今呼和浩特市东南、凉城县西北一带山区）开展游击活动。四支队和特务连留在绥中，由朱辉照负责。支队部住在乌兰不浪（在武川县境内），骑兵连活动在百灵庙（今达茂旗政府所在地）附近，邓家泰带侦察排在高台梁（在乌拉特前旗东北部）一带进行侦察。

我留在绥中，在大滩（在今察右中旗西南部山区）附近住了很久，这一带乡村秩序很乱，到处有枪声，老百姓要求我们去打土匪。我们为了争取土匪抗日，不能满足群众要求，群众一度对我们很冷淡。那些土匪本性难改，经再三争取，他们不但不抗日，仍然继续祸害老百姓，而且还拦路抢劫我们从归绥买回的洋布。

十一月，敌人来“扫荡”，我军没有回旋地区。土匪活动的地区敌人不太注意，我们乘夜开了进去，住在孔脑包、土城子（该两村均在今察右中旗境内）。村里边被土匪作害的就象清水洗菩萨一样光光的，没粮没草，我们的部队吃了一顿炒黄豆。敌人三路会合在大滩，没寻见八路军，伪蒙古军和伪军互相打起来了。日本人怀疑伪蒙古军反正了，把他们调回去进行审查，结束了这一次“扫荡”。

我们到大滩南面的塔尔坝住了一、两天，又返回大滩。我和朱辉照、李文清研究打不打土匪，不好下决心。又转移到哈拉盖图，四支队、特务连、侦察排都来了，才下决心打土匪。一边打，一边向李井泉和晋西北报告。土匪康德胜在土城子有千把人。我们也有千把人。我们把主力布置在塔布斯拉口盆地南面的小山上，四支队打迂回，信号是点起一个火堆。指挥所设在公胡同庙里。晚十一点打响，土匪很狡猾，马不下鞍，人不脱衣，枪一响就逃跑，落在后边的被我军包围在树林里。有个女土匪喊话说：“不要打了，我给你们当老婆。”这一次解救了被土匪抢劫的民间妇女有一百多人，俘虏男土匪三、四十个，缴获了一些马匹。把他们弄到公胡同庙里，很多老百姓来看热闹。我对老乡们说：“这些女人，你们谁认识谁领回去。”这时接到李井泉指示，不让打土匪。我们把人、枪发还给他们，不准他们再刁人，把民间妇女也都放走了。从此，康德胜就向兴和以南逃走了。老乡们很高兴，几天时间给我们送来二千多石粮食，还有衣服和鞋袜。群众工作得到了一些开展。

有一些如苏玉龙、郭田基都是反复无常的土匪。我们上去，他们起义，敌人“扫荡”，他们就又举起太阳旗。对伪军，我们采取了打的政策。苏玉龙有一百多条枪，郭田基有二十条枪。郭是

地主，外号叫郭老财，在当地当闾长，我们利用召开闾长会议的机会把郭老财捆起来教训了一顿。然后我带第一营去解决苏玉龙。借我们的科长陈金龙常与苏玉龙接头的关系，我带两个警卫员去了他的大队部。第二天下午他把部队集中起来，对他的人说：“姚参谋长单枪赴会，胆子真大。”晚上开联欢会，我们一营也来了，他的人坐在前头，我们的人坐在后面，我讲完话下令缴了他们的枪。把他的人清洗了一半，只留下五、六十人，从我们六连抽出一个排当骨干，改编为第二大队。此后，形势有所好转，我们可以召开有五、六百人参加的闾长以上干部会议了。粮食、衣服困难也有缓和。这段时间我们把地方武装编了四个大队，建立了大青山工委。

一九三八年十二月，七一五团主力奉命开赴冀中地区，留下了三营营部、四个连队和四支队，共五百余人。由李井泉和我负责，组成大青山骑兵支队，继续坚持斗争。支队决定邹凤山带一个连到绥南，朱辉照带一个连和四支队留在绥中；彭德大带三营营部并两个连在绥西。这三支小部队于一九三九年扩建为第一、二、三营，一九四一年扩建为骑兵第一、二、三团。七一五团主力东调以后我们有四项任务：一、组织游击队，扩大抗日队伍；二、整编地主武装，改造地主部队；三、发动群众筹款；四、整顿部队纪律，纠正不良作风。

一九三九年春节，我们住在大滩。日军指挥下的伪军——东亚同盟军白山阎王、肖顺义、夏军川等人的部队一千多人，从固阳讹变向东跑来，窜到陶林以南地区骚扰百姓。群众坚决要求我们消灭这帮土匪，我们答应了。除夕晚上，夏军川的老婆请肖顺义吃饭。我们乘机冲进去，俘获五、六十个土匪，缴获一百多匹马。抓住了夏军川的老婆和一部分女土匪。把女人都放了，夏军

川的老婆给夏军川带回去一封信。后来夏军川写来回信，表示也要抗日，不再到根据地抢劫了。然而他到蛮汗山区仍然抢劫，邹凤山又打了他一下子，把他的马匹全部俘获了。他带着剩下的人到河西（伊盟地区），投奔了国民党的部队——何柱国部。

一九三九年三月，白如冰同志从伊盟来到大青山，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“论新阶段”，将原绥蒙工委、大青山工委合并为绥远省委，直接归中央领导，白如冰担任省委书记，省委成员有武新宇、李井泉、杨植霖等同志。四月，李井泉同志回了延安。建立省委之后，我们在归绥，在伪军李守信部队及伪蒙古保安队内部都发展了一些地下党员，建立了一些内部关系。

这时候，国民党骑兵第六师，何柱国的骑兵司令郭牺鹏以及抗日自卫军，共五、六千人都开到绥中来了，引起了日寇的注意。于是，敌人调集归绥、旗下营、武川、陶林的兵力五、六千人“扫荡”银官山、五塔布地区（今察右中旗境内），一个中队一路，平行推进。骑六师在大滩以南被敌咬住，损失一个团的兵力。我们避开敌人向陶林以东转移，在银官山（察右中旗西北部与四子王旗交界处）碰到了骑六师，该师王师长被敌人打怕了，他缠住我不放，要我指挥他们。我说：“不行，你们是正规军。”王师长说：“姚参谋长不能让我的队伍被日本人搞掉，无论如何也要把我的队伍带出去。”我无可奈何，让他们跟在我们后边，隐蔽地向东转移，郭牺鹏也悄悄跟在后边。然后，他们向东，我带着队伍向北去了草地。几支队伍都摆脱了敌人。这次反“扫荡”之后，敌人在陶林、武川之间增设了几处据点。我们打了几次，没有打下来，环境较前更艰苦了。

一九三九年底，傅作义从河套反攻包头。我们配合他反攻，破坏了归包段铁路。

一九三九年夏季雨水很多，部队行动困难，情绪也受到影
响。新扩编的部队在反“扫荡”时逃跑的不少。我派四大队到陶
林以东活动，一方面避开敌人“扫荡”，一方面开辟新区。四大
队有个任锦堂，会说蒙古语，他自称顾问，暗地与日本人通气，
和大队长张忠全密谋叛变。指导员和副大队长反对，与他们斗
争，在陶林以东的黑土坡把他们解决了，打死张忠全等十几
个人。二大队也有十几个人搞叛变，打死我们的大队长，带着十
几个人投敌了。我们总结经验教训，清洗了一些不纯分子，扩兵注
意了阶级成份和出身等，使部队得到了巩固和扩大。

敌人在“扫荡”绥中的同时，也“扫荡”了绥南。没有打着
我们的部队，却把抗日自卫军第六路军给打跑了。国民党军队在
绥南站不住脚，留下少数人建立专员公署，专员赵励师提出“绥
远人治绥远”的反动口号，建立游击队跟我们捣乱，杀过我们一个
排长，煽动我们游击队叛变，我们派人把他的游击队消灭了。

由于我们对政权建设认识不足，这期间省委决定取消大青
山区的动委会，使群众工作和部队供应遇到很大困难。那时我身
体不好，肺结核很严重，躺在炕上整天考虑怎样解决困难。考虑
的结果是确定抽出一些部队作地方工作，负责筹集棉衣、皮衣和
鞋袜。给各区布置任务，捐款买布，剪羊毛、絮棉衣，解决了一
九三九年冬季的冬装和粮食。李井泉同志从延安回来，带了几千
元法币，听说困难解决了，很高兴。他带来毛主席的指示，说动
委会取消不得，要重新搞起来，还要建立专员公署、县政府，搞
统一战线，要斗争。“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；人若犯我，我必犯
人。”要精减部队，减轻群众负担，发动群众，依靠群众，在群
众中生根。省委根据毛主席指示，重新布置了大青山根据地的工作
任务。恢复了动委会，筹备政权建设，继续开展对敌斗争，寻

找机会，打击敌人。战士们有个口头语，“不游不击，没有马骑”，武器装备要靠战斗解决。这段时间灰腾梁（今察右中旗南、集宁西北部山区）、白塔（今呼和浩特市城东）附近的工作都有进展。罗忠群在丰镇以东搞起一支游击队，开辟了新区。

（三）

一九三九年十二月，阎锡山发动晋绥事变，进攻八路军和新军决死队，晋西北形势紧张。中央调白如冰、武新宇回晋西北，留下了王廷弼。警备六团也调离了绥南地区，大青山支队的任务更艰巨了。晋西北事变是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一部分，大青山也不例外。抗日自卫军的一个连，我们部队的一个班，同到一个乡政府催粮，自卫军要活埋我们的人。我们的人跑回来报告，又去了一个连，把自卫军那个连给解决了。自卫军十二团前来交涉，要求把他们的人放回去。我们说，放也可以，条件是保证我们人员安全。正在交涉的时候，接到李井泉同志来电报指示不让放回，要我们赶紧准备反顽斗争。我与刘庸如等动委会的领导同志研究了反顽斗争的部署，决定重点打击顽军的主力 and 机关。他们有自卫军十二团、十四团、十五团，还有第二路、第三路。十二团是主力。他们的机关有绥西总部、绥南专署和绥中的陶林县政府。我们绥西有四个连，负责打自卫军总部；四支队负责打绥中的自卫军十二团团部；动委会负责打陶林县政府；其余连队负责打自卫军十二团的五个连队；在绥南我军负责消灭绥南专署。做好具体部署以后，我和刘庸如在指挥部下棋，等候消息。次日天明，各部的反顽战斗报告纷纷传来，绥西消灭了自卫军总部和第二路、第三路，搞掉了他几百人，缴获几部电台和自卫军总部与日

寇的来往信件，陶林县政府和绥南专署的人大都逃跑了，没有消灭。

一九四〇年三月，绥中的顽军在陶林地区集中起一千多人，要和我们决战，紧紧追赶我们。我带着四个连和他们兜了两个圈子，趁天黑从侧面揍他，一直打到天亮，消灭他两个连，其余向河套跑去。我们牺牲了一个连长。绥西的顽军也集中了一千多人进行反扑。我军虽只有三、四百人，但老基干多，战斗力强，彭德大、陈刚同志带伤和顽军打了一天，也把敌人赶到了河套。彭德大同志在这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了。

(四)

我们进行反顽斗争，日寇观战，看到自卫军失败了，他们又于一九四〇年四月开始“扫荡”。以前敌人“扫荡”没进过绥西大沟（在今土左旗西北部万家沟西面），这次却进了绥西大沟，把老百姓的房子烧光了。在绥中也烧了许多民房。敌人“扫荡”刚过，我带一个连到了绥西，看到大沟、磨石沟的民房成了一片焦土，日本鬼子真残忍毒辣。我安排了一下绥西的工作，经和贾力更商量，动员了一批蒙古族青年学生送往延安。五月底，我返回大青山时，敌人正搞“三光”政策，想把我们赶跑。

六月初，张达志同志来大青山担任政治部主任。他带来了贺老总、关政委的一封信。贺、关指示我们坚持大青山区的对敌斗争，注意隐蔽，作长期打算的准备，不要多打仗，要发挥政权的作用，建立绥察行署，叫我当主任，杨植霖当副主任。七月中旬，我和张达志到了绥西，地方干部埋怨军队没打仗，我们没作慎重考虑，就答应了地方干部的要求。察素齐（今土默特左旗）

的敌人来“扫荡”大沟，我们设下埋伏，打死了几十个敌人。我们一打，敌人就来报复，搞得我们更困难了。

八月，我们回到武川的西梁，召开了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，搭起了布棚作会场。参加会议的有共产党、国民党抗日民主人士、工人、农民、抗日军人和蒙、汉、回各族代表六百余人。通过代表会议成立了绥察行政办事处，制定了“绥察施政纲领”，批准成立绥西、绥中、绥南三个专署，建立萨拉齐（今土默特右旗）、固阳、武川、陶林、归武、托和清、归凉、丰集、丰凉等九县政府。敌人得知我们开代表会议，又来“扫荡”、烧房子，增设了许多据点，对我根据地进行“蚕食”和封锁。在绥中增设的据点有拐角铺、三道沟（两地均在今察右中旗境内）、黑虎滩、三元井（在四子王旗境内）；在绥南增设的有崞县窑子（在凉城县境内）、大榆树和牛家川（均在卓资县境内）的几个村庄；在绥西增设的有乌兰不浪（在武川县境内）等。还在一些山沟口上垒了石灰墙。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，我军积极地进行对敌斗争，在绥中袭击了拐角铺，消灭敌伪军几十人，我们牺牲了一个指导员，名叫郑维伯。利用内线关系，袭击过陶林以北的三道沟，俘获伪军二百多人。陶林日军乘汽车增援，我军安全转移。四支队在西河子（在今四子王旗东南部）附近二、三道沟被敌人袭击过一次，三连一个排全部壮烈牺牲。绥南我军袭击了大榆树，消灭七、八十个敌人，我军一个指导员负伤，把手锯掉了。绥西我军在磨石沟堵住敌人打了一天，敌人施放毒气弹才得以突围逃走。我军还在耳庆窑子消灭了李海龙伪军一部分。支队司令部在小公胡同遭受过敌人一次袭击，当时我的马正放在山坡上吃草，突然来了敌人，我只得背上马鞍子上山，备马突围。这个事被大青山的人传为笑话，说“姚司令背着马鞍子上山。”

(五)

冬天，大青山很冷，骑着马走一、二百公尺，就冻得手指甲发紫。饮马的时候脚下洒点水，很快就把鞋底冻在地上，抬不起脚来。行军碰上“白毛风”，会把鼻子、脸冻坏。机要处一个外号叫“雷震子”的小鬼，把鼻子给冻坏了。

敌人“扫荡”，气候恶劣，环境虽然困苦，但我们的队伍还是在逐渐扩大。到一九四一年六月，我军在绥南的骑兵第一营扩建为骑兵第一团；绥中的骑兵第二营扩建为骑兵第二团；绥西的骑兵第三营扩建为骑兵第三团；四支队扩编为骑兵独立营。

敌人为了巩固与扩大其占领区，在绥远地区大搞“施政跃进”运动，活动愈加猖狂。在归绥、包头、集宁、陶林、乌兰花、百灵庙等处增加了兵力，在大青山十八条沟的口上都筑起矮墙，或者挖了封锁沟，禁止行人出入。对我军搞反复“扫荡”，分进合击，一处枪响，四处支援。大青山根据地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。

一九四二年夏，支队部住在绥西，电台坏了，上下失去联络。在绥西的军政人员有七、八百人，冬装没着落，粮食和马草也很困难，最困难的是德胜沟（在武川县南部山区），没吃的，人们每天坐在沟门上，看对面山上有没有毛驴驮子来送粮。

刚刚把冬装备齐，敌人又开始进行大规模“扫荡”。我们决定骑兵主力向北转移；支队部向绥中转移，由一个骑兵连掩护，地委、专署分散活动。我把自己的全部家当都寄放在德胜沟一个老乡家里，领着教导队，分散向东转移，走到毫赖召，二喇嘛掩护我们，在后山放了哨。二、三百名敌骑兵经东乌素图进了沟。这里离归绥城二十多里，坝口子是敌据点，离我们五、六里。我

带上李容玉小游击队绕过坝口子到红山口。刚过坝口子，就听到纷乱的马蹄声，我们迅速隐蔽起来。待敌人骑兵过后，又继续向东走，没在红山口停留，而是经哈拉沁到哈拉更（今呼和浩特市东北面）。在哈拉更附近，被一小股敌人打了一下子。哈 拉 更 的 老乡告诉我们，绥中的机关、部队就在附近地区。我们在一个山洞里隐蔽了一天，次日与主力会合，一起到前后白旗、东沟、红召沟（在今卓资县西北部山区）转了两、三天，派人找绥中地方干部，一个也找不到。原因是敌人据点多，活动频繁，老乡们家贫如洗，情绪低落，地方干部无法出来活动。过了几天，我带十几个人又返回绥西。第一天到魏家窑子，因敌人打埋伏，第二天又跑到红山口（今呼和浩特市北郊），老乡给搞了一顿稀粥喝，然后跑到武新窑子，老乡把我们隐蔽在一个石洞里。为了忘掉饥渴，大家唱了一上午小调，后来老乡给送来些粮食才作了一顿饭吃。到井尔沟以后，老乡们见我带的人少，说：“老班长，你回来了？”从此我落下个“老班长”的名声。似乎大“扫荡”时，我们的队伍只剩下一个班了。其实，队伍并不少，但不能集中活动。在井尔沟，碰见三团政治部主任。刚住下，敌人就过来了。我们隐蔽起来，敌人从离我们二、三百米的地方过去了，去袭击德胜沟。三团仓促应战，没打好。第二天我们到关沟子，敌人又来了。我们远距离跑到西梁，住在大塔（在今土左旗北部山区）的窑洞里。日本人一路一路的上来了，爬到西梁搜寻我们，他们采用穿梭式的战术：今天上去，明天下来。在群众掩护下，敌人没找到我们。绥西德胜沟住下伪军一个营，配合日本人在大沟里“扫荡”了一个多月，但我军并未受到重大损失。

那个时候环境艰苦，生活困难，机关、部队情绪很高，没有逃亡的。一九四二年的春节是在石虎子洞山上渡过的，办了个小

合作社，买些东西互相拜年道贺。

我们和晋西北的联系断了两个月。我派黄厚和姚殿训带一个连到晋西北联系，晋西北派姜文华带一部电台到大青山，这才重新沟通了与上下级间的通讯联络。

一九四二年八月初，晋绥分局指示大青山党政军机关以及绥中地委、县委等机关和部队向绥南转移，保存革命力量。八月中旬，大青山党政军领导机关在骑兵第二团掩护下撤到绥南地区，以后又转移到偏关地区。晋绥分局根据当时的形势，于十月二十四日决定，将大青山根据地领导机关与雁北军分区（五分区）合并为塞北工委和塞北军分区，统一领导塞北地区的对敌斗争。一九四三年冬，我们派骑兵第二团团团长黄厚同志率三个连进至蛮汗山区活动，待机开回绥中地区。

一九四四年以后，随着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不断胜利，全国抗战形势好转，大青山区的对敌斗争形势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，就不细说了。使我印象很深的是，在最困难时期，蒙汉人民对我们的支援和帮助。卓资县红召二喇嘛掩护伤员出过很大力。陶林阿毛胡洞蒙族老乡包全胜，每当日本人一出动，他就先送来情报，还让他儿子巴图送给我们几十排子弹。铁疙旦沟（今察右中旗西南山区）有个老乡叫张三毛，为我军保存电台，被敌人抓到乌兰花，受了不少刑法。他托人买了一台破烂油印机埋在家里，领上敌人去挖出来。说：“人家给我的就是这个东西，老百姓也不懂得是不是电台。”哄过敌人，保护了真电台。那时候地方干部大都是隐蔽地作群众工作，在东河子（今卓资县西北部），有个干部被敌人抓去，老百姓出二百多块钱把我们的干部保释回来。人民群众掩护党政军人员的事例很多，对建立大青山抗日根据地贡献很大。

（袁德录整理）